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海上旧梦影

方明光
编著

HAISHANG JIUMENG YI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方明光
编著

海上旧梦影

HAISHANG JIUMENGYI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旧梦影/方明光编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ISBN 7-208-03908-9

I. 海... II. 方... III. 电影史—上海市

IV. 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466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孔令琴

封面设计 柯国富

美术编辑 王晓阳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海上旧梦影

方明光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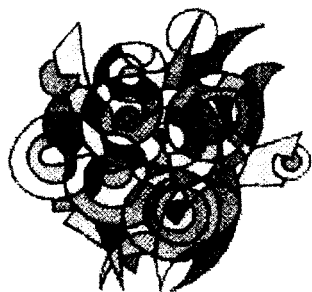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60,000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908-9/K·910

定价 17.60 元



目 录

影 事 篇

- 上海滩来了“洋影戏” /3
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 /8
昔日“海归派”创办的电影公司 /14
明星影戏学校挂牌 /22
中外合办的电影学校 /25
早期电影业的市场融资 /28
早期的电影摄影 /33
筚路蓝缕的电影放映 /40
远东第一大影院 /47
默片时代的一次创举 /51
第一股拍片热 /56
中国电影的“初声” /63
从无声到有声 /67
“孤岛”时期的三股电影潮流 /79
万氏兄弟与动画片 /88
旧时追星族 /93
鲁迅和电影 /99
上海早期的电影刊物扫描 /107

影人篇

最早的电影女明星 /127

三颗陨落的星星 /141

“四大名旦” /148

当年的影帝 /156

当年的影后 /173

影片篇

中国最早的故事影片 /193

神话第一片 /197

古装武侠纷纷出台 /200

左翼电影的两朵奇葩 /207

《新女性》事件 /213

《义勇军进行曲》的最早出现 /217

第一部国际获奖影片 /224

夜半惊魂说恐怖 /233

现实主义电影的硕果 /238

喜剧影片的喜剧经历 /244

连映时间最长的影片 /250

译制片的先声 /257

后记 /260

影 事 篇

上海滩来了“洋影戏”

1995 年的 12 月,几乎全世界的电影人都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以庆祝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诞生整整一百周年。正是在一百年前的 1895 年 12 月 28 日,法国的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 14 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里,正式放映了《墙》、《婴孩喝汤》、《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和《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几部电影,揭开了世界艺术史的新篇章。

时间仅仅过了七个半月,就有西方商人携电影来到上海滩,1896 年 8 月 11 日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公开放映。当时《申报》所刊广告称之为“西洋影戏”。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这应是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为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提供了先机。不过,那时的电影严格说来只是一些纪录片,多为日常生活,歌舞表演,杂技魔术,奇闻逸事等。如在徐园放映的片名就有《马房失火》、《足踏行车》、《倒行筋斗》、《酒家沽饮》、《广道驰车》、《瞻礼教堂》、《左右亲嘴》、《春度玉门》、《扑地寻欢》、《空场试马》、《水池浴戏》、《造铁击车》、《执棍腾空》、《秋千弄技》等。这些影片是穿插在“戏

法”、“焰火”等游戏杂耍节目中间放映的。由于人们第一次看到一道光打在一块白色的幕布上,就能看到活动的真人和许多闻所未闻的事物,无不怀着猎奇的心理希望一睹为快,在当时的上海滩确实引起轰动。一些有一定经济能力者,或呼朋引伴,或携妻抱子,争相观看。观片时,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以及穿插其间的笑料镜头,自然会使用观众忍俊不禁,大饱眼福;因为对电影的制作和放映原理不甚了然,有些镜头也时不时会让他们吓出一身冷汗或闹出一些笑话:如火车迎面飞驰而来,有人会惊叫着躲避;银幕上大雨倾盆,有人会下意识地以手遮头。

上海第一次放映“洋影戏”,为什么会选择在徐园的“又一村”呢?确切的原因已很难说得清了,但从徐园的性质或许能推测一二。徐园,又名双清别墅。原址在闸北西唐家弄(即后来的天潼路 814 弄 35 支弄),占地约 1 500 平方米,系于光绪九年(1883 年),由商董徐鸿逵所建,故名。徐园内筑有十二楼、又一村和孔雀亭,堂、榭、阁、斋俱全,结构精细。园中置十二景:草堂寿宴、仙馆评梅、曲榭参鱼、寄楼听雨、画桥垂钓、笠亭闲话、长廊寻句、盘谷唱琴、萧斋读画、桐荫对弈、平台眺远、柳阁闻蝉,是一座典型的具有南方风格的园林,精致小巧,恬静清幽。每至晚间,则悬灯结彩,增设曲会、书会等雅集。逢元宵夜,还会在鸿印轩燃放各色焰火花炮,于是满园火树银花,如梦如幻。此外还常有兰花、菊花、梅花等花会举行。徐园被誉为当时的沪北十景之一。不难想见,这是一个富商巨贾、文人墨客以及有钱的洋人聚会游冶、寻欢作乐的地方,西方商人选择此地作为电影的首映场所就不难

理解了。因为一开始，电影这稀罕物显然还不是一般老百姓有条件欣赏的。

不过一经传入，电影后来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传播还是较快的。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到上海，即在天华茶园、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仅天华茶园一处就连映了十多天，报纸上不仅登有广告，列出剧目，还开始出现影评。如1897年9月5日，上海的《游戏报》第74号上就登了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影评《观美国影戏记》。文章列举了所映影片的内容，诸如西女跳舞，西女入浴，西人角抵，魔法变人，赛自行车，火车载客，法国演武，美国马路……，最后作者写道：“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洵奇观也！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虽然最终又落入旧文人“人生如梦”的酸腐老套中，但就对早期外来电影的介绍及观后新奇心理感受的表述而言，文章是写得相当不错的，让我们多少了解到当时的人看了些什么电影以及是怎样看电影的。

到了1899年，又有西班牙商人加伦白克来到上海，也想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东方都市大赚一笔。可是，由于他带的影片根本不合上海人的口味，机器又很陈旧，放映效果极差，加之所选择的放映地点不合适，苦苦撑持了四年，便将机器和影片转手卖给了另一名西班牙商人雷玛

斯。此人混迹上海滩多年,摸准了上海人求新求奇的嗜好,和喜欢插科打诨摆噱头的小市民心理,专门从设在上海的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分公司不断租购新片,以满足观众的需求。雷玛斯颇善经营,在影片的营销宣传上很能别出心裁。每有新片上映,他便雇人扛着文字与图画相配合的电影海报,走街串巷,广为招徕。还在放映室门口安排身着洋装的吹鼓手,鼓乐喧天地大肆招摇。被吸引

来观片的人还真不少,一时生意极为红火。不出几年,这位西班牙人便赚了个盆满钵满。就雷玛斯个人来说,他在上海放电影自然是为了赚钱。不过平心而论,在电影这棵幼嫩的艺术之树终于能在上海的土地上扎根生长这层意义上,雷玛斯还是做了点好事的。除了以上所说,1908年他在上海虹口海宁路乍浦路口,建造了上海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园。虽然只是以铁皮搭建仅能容纳250名观众的简陋建筑,但在当时不啻是一个创举。以后数年,雷玛斯又在上海相继建成多家电影院,如六马路云南路口的中央大戏院,



图1 谭鑫培
《定军山》剧照

北四川路海宁路口的维多利亚影戏园,霞飞路八仙桥的恩派亚影戏园,更有十分豪华气派、坐落在静安寺的夏令

配克大戏院。前后不出十年,电影放映业在上海已成气候,上海人对看电影由陌生、新奇、难得一看,到不少人渐渐把它当成自己所喜爱的一种娱乐了。

当时上海所能看到的影片都是来自国外,以法国和美国的居多,也有少量英国片和德国片。除了最初的舞蹈、风光、魔术短片外,后来也有了一些有简单情节的滑稽片、爱情片、侦探片等等。当然,一律都是有影无声的默片。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电影最早传入上海,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影片倒不是出自上海,而是在北京。是由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于1905年,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派”创始人谭鑫培老先生拍的《定军山》片断。(图1)上海人要看到打破“洋影戏”一统天下的本埠拍摄的电影,还得在北京拍出《定军山》一类戏曲片以后再等八年。

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

中国人自己拍电影，始于1905年秋，北京丰泰照相馆任景丰主持拍摄了京剧《定军山》片断。此后，丰泰照相馆还相继拍摄了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生、朱文英、许德义、俞振庭等人表演的京剧片断。直到1909年，一场毁灭性的大火才终止了任景丰的可贵尝试。但任景丰的名字永远刻在了中国电影的青史之上。

不过，丰泰照相馆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电影制作机构。从它的名字即可看出它还是以照相为主业，拍戏曲片不过是任景丰出于好奇的业余兴趣，此其一。其二，严格说来，任景丰也只是用照相的方法拍电影，把照相机换成了法国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而已。拍摄过程完全借助于自然光，演员也像舞台演出一样，从头至尾被如实记录在胶片上，没有任何镜头的转换和组接，无拍摄技巧可言。也就是说，把死的照片变成活的影片，起关键作用的只是代表当时先进科技的摄影机，而人的作用，特别是后来称之为导演的作用，还基本上谈不上。其三，戏剧片的拍摄，一切都是现成的，从内容到形式到演员，无需另起炉灶，仅仅把它从舞台转换到银幕就行了，很少有原创的成分。

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制作公司是在上海出现的。这就是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布拉斯基投资建立的“亚西亚影戏公司”(图2)。在此之前,已经有外国商人在中国拍片,如意大利的劳罗就曾在上海、北京先后拍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还有法国百代公司的摄影师也到中国拍过风景片和戏曲片。但他们都没有成立机构,打出招牌,拍摄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所拍影片多为猎奇之作,商业目的十分明确,而且没有一部是故事片。所以亚西亚影戏公司,应该是在上海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正式的电影制作机构。这家公司成立后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摄制了《西太后》、《不幸儿》、《瓦盆伸冤》、《偷烧鸡》等短片。由于这时正是

图2 亚细亚影戏公司合影



辛亥革命前夜,这些影片或因有违民意,或因内容陈旧,或因荒诞无聊,再加上一概的粗制滥造,放映后几乎没有反响。到辛亥革命一爆发,亚西亚影戏公司就难以为继了,1912年连招牌带财产全部转让给了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美国人依什尔和另一位美国人萨弗。

依什尔深谙一个道理:要在中国办电影公司,拍中国电影给中国人看,打开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不了解中国国情,没有中国文化底蕴是绝对办不到的,他的同胞布拉斯基已是前车之鉴。于是他开始物色中国同行,首先看中的是与他有过交往的时任美化洋行广告部主办的张石川,请张做他公司的顾问。其时张石川23岁,所从事的职业与电影毫不相干,可以说他对电影还完全是个门外汉。好在他马上想到,年长他一岁的朋友郑正秋熟悉并热衷于中国戏剧,应该是一位理想的合作伙伴。就这样,张石川、郑正秋这两位年轻人凭着一时的热情、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开始涉足电影业,并为中国电影奉献了他们毕生的心血,人们也因此记住了这两位拓荒者的名字。事隔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张石川在《明星》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自我导演以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回忆的:“远在民国元年,我正在从事于一种和电影毫无关系的事业。忽然我的两位美国朋友,叫做依什尔和萨弗的,预备在中国摄制几部影片,来和我接洽,要我帮他们的忙。”“为了一点兴趣,一点好奇的心理,差不多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几张的我,却居然不假思索地答允下来了。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我的朋友郑正秋先生,全部兴趣正集中在戏剧上

面,每天出入剧场,每天在报上发表‘丽丽所剧评’,并且和当时的名伶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毛韵珂、周凤文等人混得很熟。自然,这是我最好的合作者了。”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记述了张石川、郑正秋二位先生当年是怎样步入影坛的,但给我们的启示却远在文字之外。中国有句古语:士无贤愚,唯其所遇。机遇对于一个人成就某种事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而它的出现,往往又十分偶然。关键在于你能否识别和善于抓住。电影对于当时的张石川来说,似乎不是什么机遇,但张就是凭着自己的一点兴趣和好奇心抓住了它。须知,这正是在潜意识下对自己能力的一种确认。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好奇心恰恰是打开未知领域的钥匙。有了它们,登堂入室、深入堂奥就具备了可能性。艺术殿堂尤其需要这样的性情中人。自然,郑正秋的痴迷于戏剧,更是为通向电影之门架起了桥梁。所以,张、郑二位的投身于电影,看似偶然,其实也包含了必然,这二位后来的成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张石川、郑正秋毕竟是有心人,他们不想一味依附于外国人,在答应依什尔成为亚西亚公司的顾问之后,于1912年7月,他们邀请了依什尔的翻译杜俊初、张石川的舅舅经营三等,成立了“新民公司”,但并不完全独立于亚西亚公司,只承包影片的摄制工作(包括编剧、导演和演员),而资金的提供和影片发行,则由前者负责。这两家一而二、二而一的公司都设在上海香港路1号。新民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13年拍摄出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这部影片本身虽乏善可陈,但在中国电影史上却是一页新篇章,所以

我们将另文专述。

拍了《难夫难妻》之后，由于郑正秋的离去和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产的电影胶片进口渠道不通，亚西亚公司于1914年寿终正寝，新民公司也无疾而终。

张石川在1916年因有美国胶片的输入，而与戏迷、影迷的管海峰联手又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幻仙影片公司”。这家公司只拍了一部《黑籍冤魂》便因资金短缺而宣告关门。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幻仙公司应是上海亦即中国的第一家民族资本建立和经营的电影公司。可惜由于它的短暂存在和实际业绩的单薄，电影史上未能确认其此项“第一”的地位。

那么严格意义上属于中国自己的第一家电影公司到底应该算在谁的头上呢？这便是1918年由中国人独立投资、独立经营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说来又是一个偶然，正式成立于1903年的商务印书馆，顾名思义，只是印书机构，与电影无干。1917年秋，一个美国人携资十万以及多箱底片和摄影器材，到中国的南京开设了一家制片公司。可是由于他不谙中国的风俗民情，影片没有拍出来，资本却很快折蚀殆尽。生意已经难以再做，万般无奈之下，他请在商务印书馆任交际科长的熟人谢秉来到南京帮他谋划盘让之事。谢绞尽脑汁多方设法，也未能找到买主。而美国人一心想早点脱手尽快归国，于是谢极力撙节商务老板，仅花了不足三千元便盘下了摄影机、放光机、底片和其他一应物资。先是由商务印书馆的印刷所照相部兼办电影制片业务，第二年正式成立独立的活动影戏部。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成全了